

姊妹部汇考

尔雅

释亲

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

汉扬雄方言

杂释

□孟□也

注

外传曰孟啖我是也今江东江越间呼姊声如

市此因字误遂俗也□音义未详

班固白虎通

三纲六纪

谓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

刘熙释名

释亲属

姊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

妹时也犹日始入历时少尚昧也

魏张揖博雅

释亲

□孟姊也媚妹也

又

姊咨也妹末也

类苑

杂释

姊咨也以先生言可咨问也

妹女弟也妹者末也女子先生曰姊后生曰妹

姊妹部总论

礼记

曲礼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

同器而食

陈

注

专言兄弟者远同等之嫌

檀弓

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陈

注

姑姊妹在室与兄弟侄皆不杖期出适则皆降

服大功而从轻者盖有受我者服为之重故也言

其夫受之而服为之杖期以厚之故于本宗相为

皆降一等也

仪礼

丧服

姑姊妹女子子适人无主者姑姊妹报

疏

传曰此等亲出适已降在大功虽矜之服期不

绝于夫氏故次义服之下姑对侄姊妹对兄弟出

适反为侄与兄弟大功侄与兄弟为之降至大功

今还相为期故须言报也

传曰无主者谓其无祭主者也何以期也为其无祭主故也

注

无主后者人之所哀怜不忍降之

疏

释曰云无

主者谓无祭主也 释曰云人之所哀怜者谓行路之人见此无夫复无子而不嫁犹生哀口况侄与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除此之外余人之为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以其余人恩疏故也不言嫁而云适人者若言适人即谓士也若言嫁乃嫁于大夫于本亲又以尊降不得言报故云适人不言嫁

又

从父姊妹

注

父之昆弟之女

疏

释曰此谓从父姊妹在家大

功出适小功不言出适与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
亦逆降报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

为人后者为其姊妹适人者

注

不言姑者举其亲者而恩轻者降可知

疏

释曰

按诗云问我诸姑遂及伯姊注云先姑后姊尊姑
也是姑尊而不亲姊妹亲而不尊故云不言姑举
姊妹亲者也

春秋四传

姜氏会齐侯

春秋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夏夫
人姜氏如齐师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冬夫
人姜氏会齐侯于谷

左传书奸也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谷梁传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妇人不言会
言会非正也飧甚矣享齐侯所以病齐侯也师而曰
如众也妇人不会会非正也

胡传妇人无外事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阃在家
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会齐侯于禚是庄公不
能防闲其母失子道也故赵匡曰姜氏齐侯之恶着
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从子通乎
其下况于国君君者人神之主风教之本也不能正
家如正国何若庄公者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
刑以督下车马仆从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
往也则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尔享者两君之
礼所以训共俭也两君相见享于庙中礼也牺象不
出门嘉乐不野合非两君相见又去其国而享诸侯
甚矣师者众多之地按齐诗载驱刺襄公无礼义盛
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之诗也其三章
曰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彭彭者

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鲁道有荡齐子游遨儻儻者众貌也曰会曰享犹为之名也至是如齐师羞恶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复制矣春秋书此以戒后世谨礼于微虑患于早之意也防鲁地也谷齐地也初会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齐师又一岁而再会焉其为恶益甚矣明年无知弑诸儿其祸淫之明验也

大
全

高氏曰礼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与同席而

坐况用两君相见之礼乎盖为名而已矣 吕氏曰前此尝会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复如齐师矣人之为不善一纵之后如水方至莫知所极

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称姓氏者去氏以诛其逆加氏所以着其淫齐襄出而姜往会禽兽之无别也春秋书孙则去其族书会书享揭其氏姓盖示之有别亦所以讨其乱伦之罪

子叔姬卒

春秋文公十有二年春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传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

公羊传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其称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

谷梁传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大
全

赵氏曰时君之女故曰子以别非先君之女也

啖氏曰左氏云杞桓公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按此传大误当在成八年误置此尔 汪氏曰二传以书子为同母妹然十四年再书子叔姬苟皆同母不当同字矣 庐陵李氏曰子叔姬左氏以为已

嫁于杞而遭出公谷皆以为许嫁盖适人则必系国以无所系左氏非也其称子者文公女所以别于先君之子也公谷以为姊妹者非陈氏云已许嫁于杞杞伯来朝请绝叔姬复求其次此说通

汉应劭风俗通义

愆礼

太原郝子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诸人曾过姊饭留十五钱默置席下去每行饮水常投一钱井中

谨按易称天地交万物生人道交功勋成语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士相见之礼费用踞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饭然后拜之孔子食于施氏未尝不饱何有同生之家而顾钱者哉伤恩薄礼弊之至也孟轲讥仲子吐鷓鴣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鲍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饮非妻所织不衣饿于山中食枣或问之此枣子所种耶遂呕吐立枯而死世不乏异惟其似旃孔子疾时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为亦其介也

姊妹部艺文一

为兄上书

汉班昭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彝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

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
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
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
□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廷使国家无劳远之虑
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
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
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
姬先请之贷

上书自讼

樊调妻梁嫫

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
皇天授命诞生圣明而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
父冤死牢狱骸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乞收
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则施过天地存歿幸赖

叙愁赋

魏曹植

时家二女弟故汉皇帝聘以为贵人家母见二弟
愁思故令予作赋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达乎义方遭母氏之圣善奉恩
化之弥长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职于衣裳承师保之
明训诵六列之篇章观图象之遗形窃庶几乎英皇
委微躯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荷印绂之令服非陋
才之所望对□帐而太息慕二亲以憎伤扬罗袖而
掩涕起出户而彷徨顾堂宇之旧处悲一别之异乡

愍思赋

有
序

晋陆机

予屡抱孔怀之痛而奄复丧同生姊衔恤哀伤一
载之间而丧制便过故作此赋以纾惨恻之感
时方至其倏忽岁既去其晷晚乐来日之有继伤颓
年之莫纂览万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远寻遗尘之
思长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阶际顾盼兮屏营云承
宇兮蔼蔼风入室兮泠泠仆从为我悲孤鸟为我鸣

与妹书

徐藻妻陈氏

伏见伟方所作先君诔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执咏反复触言流泪感悚交集悲慰并至元方伟方并年少而有盛才文辞富艳冠于此世窃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陈所怀庶备起予先君既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己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范者也但道长祚短时乏识真荣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标方外迹也老庄者绝圣弃智浑齐万物等贵贱忘哀乐非经典所贵非名教所取何必辄引以为喻也可共详之

祭程氏妹文

陶潜

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渊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酬之呜呼哀哉寒往暑来日月寢疏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殽觞虚奠人逝焉如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纔九龄爰从靡识抚髻相成咨尔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我闻为善庆自己蹈彼苍何偏而不斯报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云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寻念平昔触事未远书疏犹存遗孤满眼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时复践藐藐孤女曷依曷恃茕茕游魂谁主谁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见蒿里呜呼哀哉

阳城刘氏妹哀辞

潘岳

鸟鸣于柏乌号于荆徘徊踟躅立闻其声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长叫痛我同生诞育圣善发奇稚齿如彼名驹昂昂千里刘氏怀宝未曜随和伊予轻弱弗克负荷禄微于朝贮匱于家俾我令妹勤俭备加珍羞罕御器服靡华抚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圣慈震恻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灵岂不慕思嗟哉往矣当复何时

贤姊帖

王羲之

贤姊体中胜常想不忧也白屋之人复得迁转极佳未几委人吾齟痛所作赞又恐不任当示殷也

又

前人

刘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冀当小尔耳汝母故若以不安食疾久忧愤当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者也

二妹帖

王献之

忽动小行多昼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风不差脚更肿转欲书疏自不可已惟绝叹于人理耳二妹复平平昨来山下差静政当还

与妹书

宋鲍照

吾自发寒雨而全行日少栈石星饭结荷水宿以今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逾十辰去亲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邀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陵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泽脉通栖风之鸟水化之虫以智吞愚因强捕小号噪惊聒纷物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左右青葛表里紫霄从岭而西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夕景欲沉晓露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诚足悲忧不可说也

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 唐柳宗元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为之志凡归于夫家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乌可以已今之制凡志于墓者琢密石加盖于其上用敢附碑阴之义假兹石而书焉呜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异于人孩而声和幼而气柔以吾族之大尊长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尝误举其讳与其类戏于家游弄

之具未尝有争先公自鄂如京师其时事会世难告
教罕至夫人忧劳逾月默泣不食又惧貽太夫人之
忧虑给以疾告书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隶书为雅琴
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为异言
足以发扬于礼而不为辨孝之至敬之备仁之大又
以配君子然而不克会于贵寿以至于斯孰谓之天
有知者邪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妇如夫人之懿
在二族咸以令德闻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独存孰
谓天可问邪呜呼痛其甚欤遂濡血而书以志终天
之哀与兹石永久

不除姊丧判

高思元

得景有姊之丧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称吾寡兄弟
不忍除也对曰

丧虽宁戚礼且节哀俾不足与有余必跂及而俯就
景爱深血属礼过时制兴鲜兄之叹情既锺于孔怀
及居姊之丧服将除而不忍虽志崇敦睦而事越典
彝况仪贵适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顺变多奚以为
苟在礼而或逾过犹不及请遵仲尼之训无执季路
之辞

祭刘氏妹文

宋朱熹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七妹五十六娘之灵昔
妹之亡兄縻郡绂病弗及疗敛弗克临归来抚棺一
恸永诀今兹窀穸已复有期辄具酒肴来哭尔殡兄
及老幼共此一哀惟尔有灵尚其歆享呜呼痛哉

姊妹部艺文二

诗

词

墉风载驰四章

宣姜之女为许穆公夫人闵卫之亡驰驱而归将
以唁卫侯于漕邑未至而许之大夫有奔走跋涉
而来者夫人知其必将以不可归之义来告故心
以为忧也既而终不果归乃作此诗以自言其意
尔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

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
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閤

陟彼阿丘言采其口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
众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
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齐风南山四章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
既从此道归于鲁矣襄公何为而复思之乎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
曷又怀止

葛屨五两冠綉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
曷又从止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极止

载驱四章

齐人刺文姜乘此车而来会襄公也

载驱薄薄簟茀朱鞞鲁道有荡齐子发夕

四骖济济垂辔泚泚鲁道有荡齐子岂弟

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鲁道有荡齐子游敖

赠妹九嫔悼离诗

晋左思

郁郁岱清海洎所经阴精以灵为祥为祲峨峨令妹
应期诞生如兰之秀如芝之荣总角岐嶷龢韶夙成
比德古烈异世同声惟我惟妹实惟同生早丧先妣
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实远父兄骨肉之恩固有归宁
何悟离析隔以天庭自我不见于今二龄穆穆令妹
有德有言才丽汉班明朗楚樊默识若记下笔成篇
行显中闺名播外藩何以为赠勉以列图何以为言
申以诗书相去在近上下欷歔含辞满胸郁烦不舒

感离诗

左贵嫔

一作此答左思赠妹之作

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
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口想容仪欷歔不自持
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和九日从杨氏姊游 唐权德舆

秋光风露天令节庆初筵易象家人吉闺门女士贤
招邀菊酒会属和柳花篇今日同心赏全胜落帽年

元日寄韦氏妹 杜甫

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锺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
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

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章

录第

四首

前人

有妹有妹在锺离良人早没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
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
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别弟妹二首 王维

两妹日成长双鬟将及人已能持宝瑟自解掩罗巾
念昔别时小未知疏与亲今来始离恨拭泪方殷勤
小弟更孩幼归来不相识同居虽渐惯见人犹未觅
宛作越人语殊甘水乡食别此最为难泪尽有余忆

送兄 七岁女子

如意中女子年七岁能诗则天令作送兄诗应声
而成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

光威哀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

难俦虽谢家联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师来者

示予因次其韵 鱼元机

昔闻南国荣华少今日东邻姊妹三妆阁相看鸚鹄
赋碧窗应绣凤凰衫红芳满院参差折绿醅盈杯次
第衔恐向瑶池曾作女谪来尘世未为男文姬有貌
终堪比西子无言我更惭一曲口歌琴杳杳四弦轻
拨语喃喃当台竞斗青丝发对月争夸白玉簪小有

洞中松露滴大罗天上柳烟含但能为雨心长在不怕吹箫事未谙阿母几嗔花下语潘郎曾向梦中参暂持清句魂犹断若睹红颜死亦甘怅望佳人何在行云归北又归南

寄洛中诸姊

女冠元淳

旧国经年别关河万里思题诗凭燕翼望月想蛾眉白发愁偏觉归心梦独知谁堪离乱处掩泪向南枝

答诸姊妹戒饮

陆蒙妻蒋氏

蒋以嗜酒成疾姊妹劝其节饮加餐应声吟答平生偏好酒劳尔劝吾餐但得杯中满时光度不难

寄别陈氏妹

宋黄庭坚

西风吹天云顷刻异秦越叔子从天来忽与同姓别钱行在半途一食三四噎遥遥马嘶断芳草迷车辙引襟满眼泪回首寸心折母氏孝且慈爱养数毛发诸儿恩至均如指孰可齧汝今始归人绵绵比瓜瓞中畦不灌溉芳意还销歇黄鸟止丘隅南山采薇蕨择妇既甚明寡取乃为悦我开贤女传须已为汝说在宋有伯姬洁身若冰雪下堂失傅母上堂就焚爇吾尝嘉愿康有妇皆明哲戮力事耦耕甘贫至同穴彼于视三公其犹吹一呷雍容二南间此妇真豪杰男儿何有哉今壮而善

缺

逢时秉钧轴邂逅把旄钺

富贵多祸忧朋党相媒孽等之壳中游巧者未知拙勿以贫贱故事人不尽节母仪尊圣善妇道尚曲折葛生晚萋萋絺绌代裘褐女工既有余枕簟清烦渴谁言淮蔡远曾不以日月跂予升高丘伫望飞鸟灭善怀诗所歌行人勿惜别皇皇太史笔期汝书英烈

赠李妹

前人

张侯温如邹子律能令阴谷自生春有斋先生之季女十年择对无可人箕帚扫公堂上尘家风孝友自相亲

谢姊惠鞋

贾蓬莱

莲瓣娟娟远寄将绣罗犹带指尖香弓弯着上无行

处独立花阴看雁行

念姊

元戴良

淮阴古壮士犹感漂母情而况我同气由来恩爱并
一朝遭世患舍之以徂征惟当欲去时涕泗下交倾
荏苒岁年莫两鬓各星星每念焚须事怛焉心内惊
老去成飘荡所志在偷生顾往申申詈詈我久远行
我欲喻中怀独有弦歌声弦歌清且悲一鼓泪已零
再鼓三叹息四座不忍听可随晨风去长跪陈素情

大姑谣

郑洪

大姑嫁将军小姑未有夫小姑两脚泥大姑满头珠
前月小姑去嫁作庄家妇钗削鬋下荆衣裁机上布
大姑嗔小姑生憎儿女痴多少马上郎偏爱牧羊儿
八月点军卒将军五门出大姑谔夫婿上马快如鹞
昨日边报归大姑泪如挥郎君马上死无处寄征衣
连理与枯枝双飞成戢翅都无百夜恩浪作千岁计
小姑庄上来瓦盆双鲤鲙上堂拜父母夫妇恣欢谐
大姑见小姑珠翠无颜色低头怨怅天仰天呼不得
人生百年良所无白头相送真良图东家女郎欲嫁
夫切莫猖狂学大姑

寄东氏妹

明王维楨

万里游真倦向来依故庐宁亲迎卫女设饌钓河鱼
奔诏身仍远思家意不舒班昭应有念早上丐兄书

姊妹行

林章

与姊别时啼头比姊肩低几年不见姊眉与姊夫齐
春兰秋菊各芳泽花蚤花迟总堪惜生憎一对似花
人恼杀十年花下客花时能几何客恨不胜多翻作
相思树缠丝复绕萝鸳鸯宿海底好梦落风波空有
青衫泪双弹向翠蛾寂寂杨花坞迢迢桃叶渡长江
南北头总是相思路新人本非新故人应是故只道
相怜亲上亲那识相思苦中苦忆故如望月望圆复
愁缺怜新若转弦一转一缠绵缠绵复缱绻见妹如
姊面年年春风时那作双飞燕姊应山上采靡芜妹
莫尊前唱鹧鸪昨日书来无别话为侬珍重大姨夫

冬日次儿过陈氏坟堂哭亡姊有作次其韵

钱谦贞

无子无年未葬身生轻如叶死如尘一棺丙舍终其
馁六载宜家似食贫寒月射窗山鬼泣西风号木夜
蛩呻剧怜原隰相求意赢得衰残泪满巾

高氏姊惠素罗

郑允端

雪色香罗照眼明阿兄相赠见深情明朝急为裁春
服相约麻姑礼上清

戏诸姊作假花

周洁

镂花雕叶百般新巧手分明遂夺真自是深闺无定
鉴金钱输与弄虚人

春日送七宝姊归宁

沈天孙

一曲骊歌泪暗垂香车陌上过春萸关情最是靡芜
草何必杨枝绾别离

忆兄妹

董少玉

秋后梧桐雕落故园兄弟衔杯旅梦三更烛影归心
千里尘埃

忆金陵诸姊

方维仪

昨岁长千里今宵寓楚城汉宫弹一曲幕府护千兵
花发留春意人伤远别情可怜枝上月长在子规声

辞姊妹

刘苑华

同作花根叶复作叶前花花中七姊妹并复连丫
盈盈二八月引蔓如蓬麻春风时见面秋月明朱华
一旦离长蔓袅袅天之涯北柯恋南条风飘素云遮
柔茎与绿叶望望长风沙

赠伯姊

曹寿奴

草有并花木有连理枝果有合欢核豆有同根萁
鱼或比目游鸟亦比翼随同功茧作绵合口玉为卮
我与子姊妹愿得不相离出必同车轮居必联屋楣
见月每共拜弄珠定双嬉子妆我掠鬓子盥我奉匜
我衣捣子砧子濯污我私机张我续织镜听子兼持
子褰我衾裯我舖子粥糜寒辄拥子背暑还扇我肌
子女迭相抱帷帐恒并施生从比肩人没以百岁期

寄弟君典

朱德璉

搔首飞蓬四载余尔音金玉几回虚天边雁阵都成

字壁上蜗涎宛作书露草侵□苍藓滑烟萝绕径绿
筠疏何堪骨肉同寥落南北无由慰索居

寄妹

张引元

金风初度井梧枝正是怀人病起迟两地离愁悬一
镜九秋新恨上双眉久虚咏雪联芳句每忆挑灯共
课时塞雁已归书未达江城寒月照相思

昭齐姊约归阻风不至

叶小鸾

寒炉拨尽烬微红漠漠红云映碧空离别遂如千里
月归期偏怅一帆风愁边花发三春日梦里年惊两
鬓中雨雪满窗消未得定应握手几时同

别蕙绸姊二首

前人

岁月惊从愁里过梦魂不向别中分当时最是无情
物疏柳斜杨若送君
枝头余叶堕声干天外凄凄雁字寒感别却怜双鬓
影竹窗风雨一灯看

送蕙绸姊二首

前人

丝丝杨柳拂烟轻总为愁人送别情惟有流波似离
恨共将明月伴君行
绿酒盈尊未及衔那堪津树引征帆情知此别难留
住相对无言湿杏衫

花下忆琼章姊

沈宪英

弱水蓬山梦不分红笺无处寄行云海棠睡醒清宵
月影入纱窗疑是君

春夜忆昭齐姊

沈华鬘

春寒香静月胧胧闲卷湘帘罢绣工兰烬含花人不
寐独吟残句送归鸿

春日忆琼章姊

前人

粉蝶戏兰丛桃花似面红东风吹不定飞向玉阶空

丁卯冬十二月留别妹皆令

黄媛贞

北风凄以栗不忍吹罗襟高云语征鸟离思两难沈
今我远庭闱与子分芳衾宁忘手好所以伤我心

一言一回顾别泪垂不禁但得频寄书毋使相望深

秋日忆姊

徐氏

日夕登郡楼望远意悠悠四顾何萧条凄凉景物秋

嗷嗷云中鸟翩翩呼其俦郁郁堂前树苍苍枝相樛
因之怀同气抚景双泪流临风无限思凭轩独夷犹
送妹琼章于归 叶纨纨

画堂红烛影摇光箫鼓声繁绕玳梁频传帘外催妆
急无语相看各断肠鸾台宝镜生离色鸳带罗衣惜
别长香霭屏帷凝彩扇风轻帘幕拂新妆新妆不用
铅华饰梅雪繇来羞并色倾国倾城自绝群飞琼碧
玉惊相识相顾含情泪暗弹可怜未识别离难遥遥
此夜离香阁去去行装不忍看欲作长歌一送君未
曾搦管泪纷纷追思昔日同游处惆怅于今各自分
昔日同游同笑语依依朝夕无愁苦春阁连几学弄
书秋口共被听风雨更忆此时君最小风流早已仙
姿袅雪句裁成出众中新词欲和人还少往事悠悠
空自思从今难再不胜悲休题往日今难再但愿无
愆别后期别后离多相见稀人生不及雁行飞杳杳
离情随去棹绵绵别恨欲牵衣恋别牵衣不可留张
帆鼓吹溯中流可怜此去应欢笑莫为思家空自愁
鹊桥仙

寄
妹

宋苏氏

星移斗转月蟾西下渐觉东郊向晓马嘶人语发霜
林望千里长安古道 珠宫姊妹相逢方信别后十
分瘦了上林归去正花时争奈向花前又老

更漏子

寄季
玉妹

前人

小阑干深院宇依旧当时别处朱户锁玉楼空一帘
霜日红 弄珠江何处是望断碧云无际疑泪眼出
重城隔溪羌笛声

临江仙

立春寄
季顺妹

前人

一夜东风穿绣户融融暖应佳时春来何处最相知
平明堤上柳染遍郁金枝 姊妹嬉游时节近今朝
应怨来迟凭谁说与到家期玉钗头上胜留待远人
归

踏莎行

过芳雪轩

忆昭齐姊

叶小鸾

芳草雨干垂杨烟结鹃声又过清明节空梁燕子不
归来梨花零落如残雪 春事阑珊春愁重迭篆烟
一缕销金鸭凭栏寂寂对东风十年离恨和天说

谒金门

秋晚

忆两姊

前人

情脉脉帘卷西风争入漫倚危楼窥远色晚山留落
日 芳树重重凝碧影浸清波欲湿人向暮烟深处
忆绣裙愁独立

姊妹部纪事

左传秦获晋侯以归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瑩弘
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经逆且告曰
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
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
之乃舍诸灵台

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
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
有三隽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
隽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夺
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隽
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
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讨有罪曰将
待后后有辞而讨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亡之
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

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

礼记檀弓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战国策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于是严遂使聂政刺杀韩傀韩取聂政尸暴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政姊嫫闻之曰吾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歿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轶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聂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

中华古今注杞梁妻歌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战死妻曰上无考中无夫下无子人之苦至矣乃抗声恸哭长城感之颓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子贤贞操乃为作歌名曰杞梁妻歌杞梁植字也

庄子天道篇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弃妹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涯老子漠然不应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却矣

韩子梁车新为邳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

史记春申君传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无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

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杀春申君以灭口

吕后本纪四年封吕嬃为临光侯

注

嬃太后女弟樊

哙妻

外戚世家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尝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

褚先生补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子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

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驱旄骑出横城门乘輿驰至长陵当小市西入里里门闭暴开门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口下扶持出门令拜谒武帝下车泣曰噉大姊何藏之深也诏副车载之回车驰还而直入长乐宫行诏门着引籍通到谒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日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泣下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焉于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修成君

汉书万石君石奋传万石君其父赵人也赵亡徙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

孝武李夫人传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

义纵传纵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

赵皇后传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家作乐上见飞燕而悦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贵倾后宫许后之废也乃立婕为皇后而弟绝幸为昭仪姊弟颀

宠十余年卒皆无子

赵后遗事赵后腰骨尤纤细善蹠步行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他人莫能学也在主家时号为飞燕入宫后复引援其妹得幸为昭仪昭仪尤善笑语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色倾后宫自昭仪入宫帝益希幸东宫昭仪居西宫后日夜欲求子为自固久远计多用小犊车载年小子与通帝一日惟从三四人往后宫后方与人乱不知也左右急报后惊遽出迎帝冠发散乱言语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复闻壁衣中有人嗽声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仪故隐忍未发一日帝与昭仪方饮帝忽攘袖瞋目直视昭仪怒气怫然不可犯速起避席伏地谢曰臣妾族孤寒下无强近之亲一旦得备后庭驱使之列不意独承幸御浓被圣恩立于众人之上恃宠邀爱众谤来集加以不识忌讳冒触威怒臣妾愿赐速死以宽圣抱因涕泪交下帝自引昭仪曰汝复坐吾语汝汝无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断其手足置混中乃快吾意昭仪曰何缘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仪曰臣妾缘后得备后宫后死则妾安能独生况陛下无故而杀一后天下有以窥陛下也愿得身实鼎镬体膏斧钺因大恸以身投地帝惊遂起持昭仪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仪方就坐问壁衣中人帝阴穷其迹乃宿卫陈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杀之而废陈崇昭仪往见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忆家贫寒饥无聊姊使我共邻家女为草履入市货履市米一日得米归遇风雨无火可炊饥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拥姊背同泣此事姊岂不忆也今日幸富贵无他人戕我而自毁败或再有过帝复怒事不可救身首异地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无定或尔妾死尚谁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复往后宫承幸御者昭仪一人而已昭仪方浴帝私窥之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觐兰汤□□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

浸明玉帝意思飞扬若无所主帝常语近侍自古人主无二后若有则吾立昭仪为矣后知昭仪以浴益宠幸乃具汤浴请帝以观既往后入浴口体而立以水沃之后愈亲近而帝愈不乐不幸而去后泣曰爱在一身无可奈何后生日昭仪为贺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动帝意乃泣数行下帝曰他人对酒而乐子独悲岂有所不足邪后曰妾昔在主宫时帝幸其第妾立主后帝视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体常污御服童欲为帝浣去帝曰留以为忆不数日备后宫时帝齿痕犹在妾颈今日思之不觉感泣帝惻然怀旧有爱后意倾视嗟叹帝欲留昭仪先辞去帝过暮方离后宫后因帝幸心为奸利经三月乃诈托有孕笺奏帝时在西宫得奏喜动颜色两宫候问使交至及逾十二月昭仪知其诈乃遣人谢后曰圣嗣不育岂日月不满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见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时后庭掌茶宫女朱氏生子昭仪投地大恸呼宫吏蔡规以子击殿础死投之井后宫宫人孕子者皆杀之后帝行步迟涩气急不能御女有方士献丹帝日服一粒颇能行幸一夕在大庆殿昭仪醉连进十粒帝昏昏不能起坐向外卧昭仪急秉烛视帝精出如泉溢有顷帝崩太后遣人理昭仪且急穷帝得疾之端昭仪乃自绝后居东宫忽寐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适吾梦中见帝问帝昭仪安在帝曰以数杀吾子今罚为巨鼃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水寒之苦乃大恸

西京杂记汉赵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当时第一擅宠冠后宫

赵后外传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楼阁兼通昭仪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女朝吹埙击鼓连臂踏歌赤凤凰来曲后曰赤凤凰为谁来昭仪曰赤凤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掷昭仪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仪曰穿其裙见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

帝微闻其事以问昭仪昭仪曰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凤帝信之大悦

后汉书章德窦皇后纪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后性敏给倾心承接称誉日闻明年遂立为皇后妹为贵人

阴兴传兴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九年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后召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记邪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

窦皇后纪梁贵人者梁竦之女也年十六建初二年与中姊俱选入掖庭为贵人四年生和帝后养为己子欲专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永元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贵人姊上书

陈贵人枉歿之状帝以贵人酷歿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陵仪比敬园

班昭传昭博学高才兄固着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

汝南袁隗妻传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少有才辩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伦妹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云

宋弘传弘字仲子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

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
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南蛮传建武十六年交址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
攻郡征侧者麓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人诗索
妻甚雄勇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
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
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
浦交址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
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
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址斩征侧征贰
等余皆降散

李固传梁冀害固遂收固二子基兹于郾城皆死狱
中小子燮得亡命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
乃遣三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
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
氏灭矣自太公以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
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
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
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
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
令变名姓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
往来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专
精经学十余年间梁冀既诛而灾眚屡见明年史官
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
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
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追服姊弟相见悲感傍
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
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
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
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
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感伤旧恩每四节为设上宾
之位而祠焉

陈重传重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

虞延传延字子大王莽末天下大乱延尝婴甲冑拥卫亲族扞御钞盗赖其全者甚众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于沟中延闻其号声哀而收之养至成人

孔融传融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东观汉记秦彭字伯平为山阳太守欲嫁寡妹妹不嫁乃引镰自害

拾遗记贾逵年五岁明慧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逵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逵曰忆昔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及□年经文通遍于闾里每有观者称云振古无伦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

楚国先贤传孙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

三国志常林传注沐并字德信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也

骆统传统字公绪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居无子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魏志甄逸娶常山张氏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俨举孝廉大将军掾曲梁长次尧举孝廉长女姜次

脱次道次荣次即后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诸姊怪问之后答言此岂女人之所观耶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耶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

水经注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阳西鄂人有三女无男而家累千金父没当葬三女自相谓曰先君生吾姊妹无男兄弟今当安神元宅翳灵后土冥冥绝后何以彰吾父之德各出钱五百万一女筑墓二女各建石楼以表孝思楼可高丈七八尺有余石质青绿光可以穷工绮刻妙绝人工

小名录吴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虎少曰鲁育字小虎

文士传张温为孙权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节行已嫁者皆见录夺其中妹先适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吴朝嘉叹乡人图画为之赞颂云

诚斋杂记先主入蜀权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矶溺水而死今俗呼为焦矶娘娘

晋书郭奕传奕迁雍州刺史有寡姊随奕之官姊下僮仆多有奸犯而为人所纠奕省按毕曰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问

左贵嫔传贵嫔名芬兄思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

苻坚载记坚之灭燕慕容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羊口妻辛氏传辛氏字宪英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宣帝将诛爽因其从魏帝出而闭城门爽司马鲁芝率府兵斩关赴爽呼敞同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

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属以后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爽耳敞曰然则敞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也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汝从众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诛爽事定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慕容垂妻段氏传段字元妃为右光禄大夫仪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谓妹季妃曰我终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我亦不为庸夫妇邻人闻而笑之垂之称燕王纳元妃为继室遂有殊宠伪范阳王德亦聘季妃焉姊妹俱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

刘曜载记曜妻刘氏疾甚曜亲省临之问其所欲言刘泣曰妾叔父昶无子妾少养于叔恩抚甚隆无以报德愿陛下贵之妾叔皝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许之言终而死伪谥献烈皇后以刘昶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进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张氏为慈乡君立刘皝女芳为皇后追念刘氏之言也

简文宣郑太后传太后讳阿春少孤无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长元帝为丞相建武元年纳为琅邪王夫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褒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帝召王褒为尚书郎以悦后意

何琦传琦字万伦乡里遭乱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为购赎然不为小谦凡有赠遗亦不苟让但于己有余辄复随而散之

王凝之妻谢氏传谢字道韞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同郡张元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元每称之以敌道韞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刘聪妻刘氏传刘名娥字丽华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晋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聪既僭位召为右贵嫔甚宠之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

列女传会稽石师安妻者同郡吕氏之女也名军其兄遂犯法军匿之知不能免乃请智者为辞乞代兄遂之命因自经县门官嘉有义乃舍遂罪

合阳友娣者合阳邑任延寿之妻也字季儿有三子季儿兄季宗与延寿争事延寿与其友田建阴杀季宗建独坐死延寿会赦乃以告季儿季儿曰嘻杀夫不义事兄之讎亦不义何面目以生季儿乃告大女曰汝父杀吾兄义不可以留又义不可嫁吾去而死善视汝弟遂自经死

世说新语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耶

袁彦道有二姊一适殷浩一适谢仁祖尝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苏氏家语晋寿张女子张雨早丧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皆为聘娶成善士谢夷吾为令荐于州府使各选举表复雨门

宋书朱修之传修之为宁蛮校尉征为左民尚书转领军将军去镇秋毫不犯计在州然油及牛马穀草以私钱十六万偿之然性俭克少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未尝供贍尝往视姊姊欲激之为设菜羹粗饭修之曰此乃贫家好食致饱而去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姊之镇分禄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称焉

蔡兴宗传兴宗妻刘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彖而妻刘氏亦亡兴宗姊即顛母也一孙一侄躬自抚养年齿相比欲为婚姻每见兴宗辄言此意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启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耶

王敬弘传敬弘妻桓元姊也敬弘之郡元时为荆州遣信要令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

徐湛之传湛之父达之尚高祖长女会稽公主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太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西征谢晦使公主留止台内总摄六宫忽有不得意辄号哭上甚悼之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宣所爱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刘湛得罪事连湛之太祖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太祖因号哭下口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高祖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饭便欲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也

小名录鲍照字明远妹字令暉有才思亚于明远着香茗赋集行于世

梁典长广桥者宋武帝姊昔卖纱籾米还桥小不敢过无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饥久方见姊负米还乃谓姊曰若异日富贵当长广此桥后遂为名

南齐书韩灵敏传永兴概中里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开时人称为孝感县令何昙秀不以闻

又会稽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无所知父笃癯病母不安其室值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乡里称为义门多欲娶为妇长女自伤菀独誓不肯行祖父母寻相继卒三女自营殡葬为庵舍墓侧

梁书吕僧珍传僧珍字元瑜东平范人也高祖欲荣之使为本州乃授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僧珍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

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

乐蔼传蔼姊适征士同郡刘虬亦明识有礼训蔼为州迎居官舍参分禄秩西土称之

刘孝绰传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嵎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

太清记陈统字元方□字伟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俱有美才姊适东莞徐氏生邈二姊适同郡刘氏文章最盛

陈书徐伯阳传伯阳字隐忍善色养进止有节太建十三年闻姊丧发疾而卒时年六十六

魏书孝文废皇后冯氏传后太师熙之女也高祖既终丧后为皇后恩遇甚厚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虽性不妒忌时有愧恨之色昭仪规为内主潜构百端寻废后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

宣武灵皇后胡氏传后生肃宗后尊为皇太后及武泰元年尔朱荣称兵渡河遣骑拘送太后沉于河太后妹冯翊君收瘞于双灵佛寺

清河王绍传绍凶狠险暴母贺氏有谴绍与帐下犯禁太祖暴崩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终至大逆焉

江阳王继传继字世仁在青州坐免官及灵太后临朝继子义先纳太后妹复继尚书本封以义妹夫除通直散骑侍中义妻封新平郡君后迁冯翊郡君拜女侍中义后专综机要巨细决之威振于内外百僚重迹有人告义及其弟爪谋反起事有日得其手书灵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决黄门侍郎李琰之曰元义之罪具腾遐迹岂容复停以惑视听黄门徐紇趋前欲谏逡巡未敢群臣固执不已肃宗又以为言太后乃从之于是义及弟爪并赐死于家太后犹以

妹故复追赠又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冀州刺史

姚氏妇杨氏传杨氏阉人苻承祖姨也家贫无产业及承祖为文明太后所宠贵亲姻皆求利润唯杨独不欲常谓其姊曰姊虽有一时之荣不若妹有无忧之乐姊每遗其衣服多不受强与之则云我夫家世贫好衣美服则使人不安与之奴婢则云我家无食不能供给终不肯受常着破衣自执劳事时受其衣服多不着密埋之设有著者污之而后服承祖每见其寒悴深恨其母谓不供给之乃启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语之承祖乃遣人乘车往迎之则厉志不起遣人强舁于车上则大哭言尔欲杀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号为痴姨及承祖败有司执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妇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识机虽吕嬖亦不过也

高车传高车其先匈奴之甥也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刘裕传子业立性凶暴其姊山阴主大见爱狎淫恣过度谓子业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百数而妾惟一驸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业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食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每出游与群臣陪乘吏部褚渊以有风貌子业使渊侍主

北齐书高隆之传隆之字延兴寡姊为尼事之如母世甚以此称之

司马子如传子如字遵业事姊有礼当时以此称之崔传一门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显祖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奏曰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尉景传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庠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庠狄干与景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神武诫景曰可以无贪也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神武笑不答改长乐郡公历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曰语阿惠儿富贵欲杀我耶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耶常山君谓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为尔汲水舐生因出其掌神武抚景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曰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儿惯去放使作心腹何须干啼湿哭不听打耶

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后异母弟陀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当死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陀于是减死一等

孝女王舜传舜赵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与从兄长忻不协属齐灭之际长忻与其妻同谋杀子春舜时年七岁有二妹粲年五岁璠年二岁并孤苦寄食亲戚舜抚育二妹恩义甚笃而舜阴有复讎之心长忻殊不为备姊妹俱长亲戚欲嫁之辄拒不从乃密谓其二妹曰我无兄弟致使父讎不复吾辈虽是女子何用生为我欲共汝报复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

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墙而入手杀长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诣县请罪姊妹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高祖闻而嘉叹特原其罪

唐书太宗皇后长孙氏传后兄无忌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后异母兄安业无行父丧逐后无忌还外家后贵未尝以为言擢位将军后与李孝常等谋反将诛后叩头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今论如法人必谓妾释憾于兄无乃为帝累乎遂得减流越

李绩传绩字懋功性友爱其姊病尝自为粥而燎其须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绩且老虽欲数进粥尚几何

穆宁传宁刚正气节自任居家严事寡姊恭甚

元宗贵妃杨氏传妃始为寿王妃武惠妃薨后庭无当帝意者遂召内禁中号太真进册贵妃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声焰震天下诸姨上食乐作帝骤赐左右不可赀赐诸姨钱岁百万为脂粉费

尚宫宋若昭传若昭贝州清阳人世以儒闻父廷芬能辞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属文长若莘次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洁鄙熏泽靓妆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家亦不欲与寒乡凡裔为姻对听其学若莘诲诸妹如严师着女论语十篇大抵准论语以韦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为颜冉推明妇道所宜若昭又为传申释之贞元中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谊帝咨美悉留宫中帝能诗每与侍臣赓和五人者皆预凡进御未尝不蒙赏又高其风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学士擢其父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赐第一区加谷帛元和末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自贞元七年秘禁图籍诏若莘总领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嗣若莘所职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宝历初卒赠梁国夫人以卤簿葬若宪代司秘书文宗尚学以若宪善属辞粹论议尤礼之太和

中李训郑注用事恶宰相李宗闵潜言因驸马都尉沈厚赂若宪求执政帝怒幽若宪外第赐死家属徙岭南训注败帝悟其谗追恨之若伦若荀早卒廷芬男独愚不可教为民终身

裴守真传守真养寡姊谨甚士推其礼法永淳初关中旱悉禀禄奉姊及诸甥与妻息恶食不赡也

肃宗女和政公主传公主章敬太后所生诏赐田以女弟宝章主未有赐固让不敢当

宪宗女安平公主传公主下嫁刘异宣宗即位宰相以异为平卢节度使帝曰朕惟一妹欲时见之乃止后随异居外岁时辄乘驿入朝

韦湊传韦顛字周仁蚤孤事姊恭顺身不衣帛

李元素传元素字大朴少孤奉长姊谨悌及歿悲醵成疾因辞职屏居

崔损传损字至无历二省华要至宰相女兄为尼没不临丧

郑注传卢弘茂被诛弘茂妻萧临刑诟曰我太后妹奴辈可来杀我兵皆敛手乃免

殷践猷传践猷族子成己母颜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诉冤敬仲得减死

纪王慎传慎女东光县主长适太子司议郎裴仲将时妃主多恃贵以奢豫相矜主独俭素姊弟谓曰人生富贵在得志独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礼今行之不违非得志谓何且自古贤妃淑女以恭逊著名骄纵败德况荣宠贵盛傥来物也可恃以陵人乎

张巡传安禄山反巡守睢阳有姊嫁陆氏为巡补缝行间军中号陆家姑先巡被害

贾孝女传贾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为族人元基所杀孝女弟强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抚育之强仁能自树立教伺元基杀之取其心告父墓强仁诣县言状有司论死孝女诣阙请代弟死高宗闵叹诏并免之内徙洛阳

穆宗贞献皇后传皇后萧氏闽人也穆宗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号曰皇太后初后去家

入长安不复知家存亡惟记有弟帝为访之俄有男子萧洪因后娣婿吕璋白见之太后谓得真弟悲不自胜帝拜洪金吾将军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稍徙鄜坊始节度自神策出者举军为办装因三倍取偿洪所代未及偿而死军中并责偿于洪洪不许左军中尉仇士良憾之会闽有男子萧本又称太后弟士良以闻自鄜坊召洪下狱按治乃代人诏流欢州不半道赐死擢本赞善大夫宠赠三世帝以为真不淹旬赐累巨万然太后真弟庸口莫能自达本给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听不疑历卫尉卿金吾将军会福建观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萧弘自言太后弟御史台参治非是昭义刘从谏又为言请与本辨有诏三司高元裕孙简崔郇杂问乃皆妄本流爱州弘儋州而太后终不获弟

毕构传构丧继母而二妹襁裸身鞠养至成人妹为构服三年

崔彦昭传彦昭虽宰相退朝侍母膳与家人齿顺色柔声在左右无违士人多其孝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嫚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再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

晋阳公主传帝诸子惟晋王及主最少故亲畜之王每出阁主送至虔化门泣而别王胜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与群臣同列不得在内乎帝亦为流涕

李氏妻王阿足传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无兄弟归李氏数岁夫死无子以嫠姊高年无供养乃不忍嫁昼耕夜织能办生事余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礼乡人服其义争遣女妻往师其风训寿终于家

册府元龟唐高士廉妹先适隋右骁骑将军河南长孙晟生子无忌及一女即文德皇后也既而晟卒士廉迎妹及诸甥于家情礼甚至后仕隋为通事舍人坐事谪为交址朱鸢县主簿时行资不给又念妹无所庇卖其大宅买小宅以处之分其余价轻装而去

其友爱如此

容斋续笔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阳公主在长安即奔鄆发家赀招南山亡命谕降群盗申法誓众勒兵七万威振关中与秦王会渭北分定京师

苏氏家语唐苏颋事寡姊有礼世称其德

南部新书唐关逢图妹文学书翰罔不动人图尝谓人曰我家有一女进士所恨不栉耳

朝野僉载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项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项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

小学善行篇唐奉天窦氏二女生长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盗数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长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间曳出之驱迫以前临壑谷深数百尺其姊先曰吾宁就死义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盗方惊骇其妹继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盗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贞烈奏之诏旌其门闾永蠲其家丁役

唐国史补李丹为虔州刺史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闻者以为知言

因话录新野庾倬贞元初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时洛中物价翔贵难致口腹庾常于公堂辍己饌以饷其姊始言所爱小男以饷之同官初甚鄙笑后知之咸嘉叹倬生简休

玉泉子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杨子留后姚勣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勣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赵颢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勣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谁氏左右以勣对之温氏遽出厅事

执勔袖大哭勔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答之迄今遂无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脱勔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

全唐诗话元载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寄诸姊妹诗曰相闲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肃代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佳客知道浮云不久长

南唐书后主继室周后传后昭惠之母弟也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帐前昭惠惊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识嫌疑即以实告曰既数日矣昭惠恶之返卧不复顾昭惠殂后未胜礼服待年宫中至开宝元年始议立后为国后

宋史杨廷璋传廷璋字温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贱有姊寡居京师周祖微时欲聘之姊不从令媒氏传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见周祖归谓姊曰此人姿貌异常不可拒姊乃从之周祖从汉祖镇太原廷璋屡省其姊周祖爱其纯谨姊卒留廷璋给事左右及出讨三叛入平国难廷璋数献奇计即位追册廷璋姊为淑妃擢廷璋为右飞龙使

吕陶传陶字元钧调铜梁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佣奴于人及是又诉陶一问三人服罪弟泣拜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适为汝主之尔不然尽为他人所欺与其捐半供佛曷若遗姊复为兄弟顾不美乎弟又拜听命

李谦溥传谦溥子允正字修己迁合门通事舍人时女弟适许王以居第质于宋偃太宗诘之曰尔父守边二十余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质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内侍鞫钱赎还缙绅咸赋诗颂美

李南公传南公为屯田员外郎南公有女皆适人而同产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为御史所论罢主

管崇福宫

李璘传雍熙中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悲泣

江行杂录宋太祖为殿前点检北征京师喧言当立点检为天子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太祖姊方在厨引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决诸胸中乃来家恐怖妇女何为

文昌杂录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残忍时号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适人皆不终平生手杀婢十余人每至夜分常闻堂庑间喧呼击扑之声同室者皆惧五虎怒曰何鬼敢尔命开户移榻于中庭持刀独寝彻旦寂然人谓五虎之威鬼犹畏之也

癸辛杂识陈宜中之先为吏每以利物为心日计所及以钱投大缶中一钱为一事久而不可胜计人多德之尝负官钱在圉属其孙往贷于葛宣义葛居外沙资累巨万宿梦黑龙绕其厅柱觉而异之夙兴未□径至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顾果有小儿来年可十许岁问为谁曰陈某孙又问来故以实对又问所需几何曰百千如数付之陈既出诣葛谢葛曰汝肯以此子见与否陈曰寒贱下吏势分辽绝非所敢闻葛勉使就学许以捐助未几以长女许之既而陈游上庠上书攻丁大全南还数年贾相牢笼置之伦冠陈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设水陆供尽室以往独长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卷以去长女亦被获以往至是寻盟乃以幼女归之陈后以文昌出守七闽遇巧节诸吏各有所献陈妻忽识一样似其家物审是果也因语陈陈乃召吏扣所从来云海巡所遗也亟发兵围其寨尽俘诸校置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各以次伏诛无漏网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犹隐不言其妹为言委曲执手相哭乃毙其二维焉

诚斋杂记子瞻有小妹善词赋敏慧多辩其额广而如凸子瞻尝戏之曰莲步未离香阁下梅妆先露画屏前妹即应声云欲叩齿牙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以子瞻多须髯遂亦戏答之时年十岁闻者莫不绝倒

金史显宗皇后徒单氏传后御下公平虽至亲无所阿徇一日妹并国夫人侍侧因谕之曰尔家累素重且非丰厚宜节约财用勿以吾为可恃吾受天下之养岂有所私积哉况财用者天下之财用也吾终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室

元史伯颜传元统三年六月唐其势及其弟塔刺海私蓄异志谋危社稷伯颜奉诏诛之余党称兵又亲率师往上都击破其众七月伯颜鸩杀皇后伯牙吾氏为匿唐其势塔刺海于后宫伯颜怒曰岂有兄弟谋不轨而姊妹党之者乎遂鸩之

王约传约拜刑部尚书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遗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诉其姊匿贖若干有司责之急约视其牒曰无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绝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诚利其贖宁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议而斥之

吕彦能传彦能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贼犯陵州彦能与家人谋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彦能家先曰我丧夫二十年又无后不死何为苟辱身则辱吾弟矣赴井死

葛妙真传畏吾氏三女家钱塘诸兄远仕不归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断发誓天终身不嫁以养母同力侍护四十余年母竟以寿终事上并赐旌异汤辉妻张氏传又汤漪者亦龙泉人有姿容贼杀其父母以刃胁之漪不胜悲咽乞早死因以头触刃贼怒斫杀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明外史万安传安字循吉眉人为人外宽而深中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安因内侍致殷勤曰妃故眉山人吾宗也自称子侄行妃尝自愧无门阀闻则大喜妃弟锦衣

指挥通遂以族属数过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兴王谓其母曰向家乏时以妹为人娣今安在母曰第忆为四川万编修者通心疑是安访之果安小妇娣弟两人相见悲喜由是两家妇日往来安复与通为姻娅矣通妻着籍禁内恣出入安以是得备知宫中动静益自固

麻溶传溶字如水宣城人四岁而孤性孝友拜吏部归姊适卒亲友出迓数十里独吴氏两甥不至溶问故或对以母疾寻且至及郭又不见溶讶曰得非吾姊有故乎急易服间道泣而奔时长吏及乡缙绅冠盖鳞集忽失溶皆愕眙闻以姊丧故皆咨嗟太息而散

姚广孝传广孝拜太子少师出赈苏湖至长洲候其同产姊不纳复往见姊姊詈之曰几见作僧不了是好人乎广孝惘然

成祖仁孝皇后传后中山王达长女也初后弟增寿常以国情输燕为建文帝所诛至是欲赠爵后力言不可帝不听竟封定国公命其子景昌袭乃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终弗谢

会稽范氏二女传二女幼好读书并通列女传长适江一月寡次将归傅而夫亡二女同守节筑高垣围田千亩穿井其中为屋三楹以居时当种获父启圭窆率佣以入余日则塞其窆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为莹于屋后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即其田立祠以祀

刘氏二烈女传二烈女兴化人嘉靖四十一年与里中妇同为倭所掠系路傍祠中倭饮酣遍视系中得二女问之姊妹也姊年十七八有殊姿倭先取姊姊厉声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贼乎倭微笑慰之曰若从我当询父母归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时尚论归耶倭知其不从尚抚背作款曲状女怒大骂时黄昏倭方纵火女即赴火死已复侵其妹妹又大骂倭露刃胁之不为动曰欲杀即杀倭欲强犯之女给曰吾固愿从俟姊骨烬乃可否则不忍也倭喜负薪益火火

炽女又赴火死时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为最

严烈女传烈女高明人隆庆中贼掠其境随兄出避遇贼刃及其兄女跪泣曰父早丧孀母坚守恃此一兄杀之则祀殄矣请以身代贼悯然为纳刃既而欲污之则曰请释吾兄即配汝及兄去执不从竟剖腹而死

陈义姑传义姑沙县陈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继卒遗二男长大生七岁次天载五岁亲族利其有日眈眈于旁姑矢志抚弟然族人窥伺未息也居常置数十具酒食以待寒夜族兄弟乘黑叩门姑燃照之亟启户具酒食以款叩者告曰吾辈夜行灭火就求烛耳自此遂绝意及二弟毕婚年四十五乃嫁终无子二弟迎归母事之

茅氏女传女慈溪人年十四父母亡独与兄嫂居其兄病痿卧值倭入县嫂出奔呼与偕行女曰我室女将安之且俱去谁扶吾兄者贼至纵火女力扶其兄避于空室竟被燔灼并死

刘氏二贞女传二贞女汝阳人父玉生七女家贫力田尝至口上叹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辍其第四第六女闻之惻然誓不嫁人着短衣代父耕作日以菽水承欢及父母相继卒二女哭之恸无力营葬即屋为丘不离亲侧隆庆四年督学副使杨俊民知府史桂芳诣其舍请见二女皆年逾六十

黄应爵妻陆氏传陆氏少丧夫家贫守志纺绩自给逾三十年甫歿值天下大乱嘉定城破子道弘妻持二女仓卒欲赴井长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恋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继之并溺死

水中二烈女传二烈女兴安人崇祯末其地遭大水死者甚众有结筏自救者邻里多附之忽闻波中呼救声渐近见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沉倏没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问其姓氏不答二女见筏上男子有裸者叹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为携手跃入波中死

荆媪传荆媪陝西淳化人姓高氏其兄起凤邑诸生

崇祯五年春流贼大掠继母秦氏及荆媪去起凤驰赴贼营请赎贼索二马起凤倾其赀求得一马予之贼止还其母起凤与妹诀曰我去汝即死贼遂不听去令劝妹从之且欲留为书记起凤大骂不从被杀遂百计诱胁荆媪荆媪义不受辱大骂求死贼悦其色犹不忍杀割发裂衣以恐之媪益骂不已贼乃杀之时年甫十六巡按吴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异林沅陵县民吴永华女名六女年十三与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闭目若伏罪状姊乃脱竟歿太守闻而嘉之赏以米帛

姊妹部杂录

诗经风泉水篇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注

云宁则又

问姑及姊亲其类也先姑后姊尊姑也

大雅大明篇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注

倪譬也大邦之

有子也其幽闲贞静之德譬则天为之兄而彼为之妹焉

疏

妹即女弟天者无形之物非如人有亲族言

天妹者系之于天见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仪礼士冠礼冠者入见姑姊如见母

注

如见母者亦

北面姑与姊亦侠拜不见妹妹卑

白虎通男称兄弟女称姊妹何男女异姓故别其称也何以言之礼亲属记曰男子先生称兄后生称弟女子先生称姊后生为妹父之昆弟不俱谓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谓之姑何也以为诸父曰内亲也故别称之也姑当外适人疏故总言之也至姊妹亦当外适人所以别诸姊妹何以为事诸姑礼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称略也至姊妹虽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

礼异也诗云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闻见后录今归州屈沱屈原旧居也世传原有姊以原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流放弃之独归故归州又曰秭归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与原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之语合

姊妹部外编

独异志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冥祥记宋仓氏二女东官曾城人也是时祖姊妹元嘉九年姊年十岁妹年九岁里越愚蒙未知经法忽以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归粗说见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还作外国语诵经及梵书见西域沙门便相开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复失之田间作人云见其从风径飘上天父母号惧祀神求福既而经月乃返剃头为尼被服法衣持发而归自说见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缘应为我弟子举手摩头发因堕落与其法名大曰法缘小曰法彩临遣还曰可作精舍当与汝经法也女既归家即毁除鬼座缮立精庐夜斋诵经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峰岭若灯烛二女自此后容止华雅音制詮正上京风调不能过也刺史韦朗就里并迎供养闻其谈说甚敬异焉于是溪里皆知奉法

宋尼释昙辉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阳名白玉年七岁便乐坐禅每坐辄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谓是梦耳曾与姊共寝夜中入定姊于屏风角得之身如木石亦无气息姊大惊怪唤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晓不觉奔问巫覡皆言鬼神所凭至年十一有外国禅师口良耶舍者来入蜀辉请谘所见耶舍者以辉禅既有分劝化出家

冥报拾遗唐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经月余日

其姊及弟于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口席汝可多将灰置口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后看口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缝衣汝大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置布于灵口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姊曰儿小时患染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现有折刀七枚愿姊慈流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济办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来见在口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敛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吴兴沈元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

东坡志林有书吏陈昱者暴死三日而苏云初见壁有孔有人自孔掷一物至地化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见吏在旁昏黑如夜极望有明处空有桥榜曰会明人皆用泥钱桥极高有行桥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桥下然犹有在下者或为鸟鹊所啖曰此网捕者也已而见冥官放还

指月录世尊因七贤女游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这里人在甚处去一女曰作么作么诸姊谛观各各契悟感帝释散花曰惟愿圣姊有何所须我当终身供给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无根树子一株二要无阴阳地一片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帝释曰一切所须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实无有女曰汝若无此争解济人帝释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义唯有诸大菩萨乃解此义

真腊风土记东门之里有蛮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开历三日不食而俱死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渠谓两见此事盖其用圣佛之灵所以如此